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

卷四

四

四

清儒學案卷五十五

天津徐世昌

穆堂學案

康熙中葉以後爲程朱極盛之時朝廷之意指士大夫之趨嚮皆定於一尊穆堂獨尋陸王之遺緒持論無所絀雖其說較偏信從者少要亦申其所見不害其爲偉岸自喜也述穆堂學案

李先生紱

李紱字巨來號穆堂臨川人康熙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遷左副都御史兼內閣學士六十年充會試考官榜發下第舉子闕於門坐未陳奏奪官發永定河効力雍正初世宗召攝吏部侍郎尋眞除兵部侍郎出爲廣西巡撫擢直隸總督河南

巡撫田文鏡方承上寵有能名疏劾之不當上意會御史謝濟世復劾文鏡所言有與先生奏相應者上疑與濟世比而傾文鏡召授工部侍郎前在廣西捕亂苗下獄既移督直隸亂苗破獄逸去事聞命復往捕治亂苗聞而自歸直隸總督宜兆熊屢糾先生庇屬吏欺罔奪官下刑部論重辟上貸其死命纂修八旗通志尋復以濟世在戍所自承劾文鏡實授指召入詰責復下刑部論死仍命貸之高宗卽位命以侍郎銜領戶部三庫尋眞除侍郎時方開博學鴻詞科坐強副都御史孫國璽薦舉吳江王藻左遷詹事以母憂歸服闋起授光祿寺卿遷內閣學士以病乞歸十五年卒先生論學主象山謂當先立乎其大并力申陽明致良知之說嘗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陸子尊德性之見爲卓高宗聞其語而韙之及辭歸間有所陳否以愼終如

始對賜詩獎之所著有穆堂初稿續稿別稿春秋一是陸子學譜年譜朱子晚年全論朱子不惑錄陽明學錄

參史傳 先正事略 穆堂初稿

陸子年譜序

陸子年譜始創稿於高第弟子袁正獻燮傳琴山子雲而彙編於李恭伯子愿宋寶祐四年劉應之林刻於衡陽者也其後陸氏家祠附刻於全集之末凡集中所已見者輒加刪汰止云見前某卷以此施之著述文字可也乃楊文元簡所撰行狀之辭亦不備載則事實爲不全矣至於諸兄爲陸子淵源所自復齋並稱二陸合梭山稱三陸其行實尤未可略今悉爲補入而文字有當載者亦附見焉明陳建等道聽塗說勦襲舊聞詆陸子爲禪學實未究觀二家之書不知朱子晚年之教盡合於陸子

凡朱子所以致疑者特以其弟子包顯道傳子淵等過爲高論而未及盡見陸子所以爲學與所以教人之說故其所疑爲禪者皆懸空立論未嘗實有所指其實指而出之者惟輪對五劄與答胡季隨一書耳季隨書之駁出於語類門人所記容有譌舛而五劄之譏則屢見於筆札所宜備載俾天下後世得公聽而並觀且亦陸子經國之大猷不可略也佗若無極之辨爲朱陸異同之始而實則兩先生可以無辨蓋非辨其理特辨其辭耳余別有論著此譜仍照原本櫟括不復補入云

陸子學譜序

昔朱文公與呂成公作近思錄記濂洛諸先生之言者也文公又獨爲伊雒淵源錄記諸先生之行者也言與行分而爲二視論孟所記若有閒矣孔子教人自謂無行不與孟子論君子之

所以教者五答間特其一耳慈湖楊氏簡作陸子行狀謂先生授徒卽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生容禮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蓋以言教不如以身教求先生之學者或分言與行而二之豈有當哉雖然先生之教無方而學者所從入則不可以無其方也先生之教思雖無窮而淵源所及確乎可指目者自有其人不可得而誣也紱自早歲卽知嚮往牽於俗學玩物而喪志三十餘年矣再經罷廢困而知返棄宿昔所習沈潛反復於先生之書自立課程從事於先生所謂切己自反改過遷善者五年於茲於先生之教粗若有見焉獨學無友不敢自信今歲萬子宇兆奉召還朝相見之次叩其近業心同理同若同堂而共學也旣而同事書局時相考證益著益明乃敢鈔撮先生緒言併其教思所及共爲一書名曰陸子學譜

蓋兼用近思淵源二錄之體先生之言與行略備將以藏諸名山傳之其人俾有志於希聖者門徑可循歸宿有所不沈溺於利慾不泛濫於章句不參錯於佛老庶幾斯道有絕而復興之日矣乎吾與萬子既幸晚而有聞同守斯編歲寒相勉若道聽塗說之流未嘗身習其事咕咕然動其喙所不計也雍正壬子仲冬穆堂學人李紱書於京邸寓舍

文集

原學^上

學字古文作𠄎其爲字從爻今學字中亦從爻易傳謂爻也者效此者也故朱子釋論語謂學之爲言效確不可易而效之義則未全也詩稱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弟子職謂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惟有則是以可效惟能則乃謂之學此學之所由以名也

效天生之則則孟子所謂凡有四端擴而充之者是也效先生之教則顏子所謂步亦步趨亦趨是也效有二義故曰效之義未全朱子之訓得其一而遺其一者也學主於效法就行言不就知言蓋天生之則本於良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惟患不行不患不知親親敬長達之天下而天下可平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學之大規也至於效先生之教亦非導之以知止於觀書冊而勤討論孔子謂無行不與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皆不在語言之告教書冊之咿唔聖門好問者莫若曾子而夫子所告在一貫博學者無若子貢而多學而識夫子非之其教弟子也以孝弟謹信親愛爲主必餘力乃學文其在成人也以志道據德依仁爲先而游藝則居末故先以敏事慎言而後就正於有道則以爲好

學夫子拱而尙右二三子亦尙右則以爲嗜學孔門弟子好學
夫子獨稱顏淵其好學之實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行也非知也
蓋古未有以學爲知之事者至朱子始以學問思辨俱屬知因
以窮致事物之理爲格物又以大學未詳言格致之事也因疑
其義亡而爲傳以補之於是古人爲學之法乃一變尋章摘句
之弊流爲玩物喪志斷斷於口耳之間舉古人躬行實踐之學
不得而見之矣學記稱大學之教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
學鄭注以學字連下句誤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

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四者之中竝無誦讀講論
窮理格物之說其論學之弊也則曰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
訊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然則專務讀書講論博聞強
記以爲窮理格物之事者皆大學之所戒也其始教也時觀而

弗語幼者聽而弗問弗語弗問始教猶然烏有學爲聖賢而專於講論以爲窮理格物之事者哉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四法之中皆論行不及知今之以窮致事物之理極處無不到爲格物致知之學者自有大學以來無此學也然則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之說奈何曰古本在禮記註疏中無庸辨也致知卽致其知先後之知格物卽格其有本末之物知本卽爲知至如是而已矣且朱子之以效釋學也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是先行而後知也其補格致傳則曰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是又先知而後行也物理固不可窮又一人所著彼此互異後學之士何所遵守然則效吾心之天則效先覺之遺

則恪遵訓效之解而一力於躬行雖違大學之章句而合於論語之集註學之義既不荒其於朱子之說亦可以無戾矣

原學下

學訓效其義雖有二而以效吾心之天則爲本義效先生之教則餘力學文之事耳蓋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非由外鑠察識而擴充之則聖學無餘蘊矣親師取友特提撕而使吾察識鞭策而使吾擴充焉耳非有加於吾性之外也自宋南渡以後學者不務其所當務而疑其所不必疑不汲汲然患其知之而不行鰓鰓然患其行之而不知溺其志於章句訓詁之煩而鴛其說於意見議論之末置其身於日用彝常之外而勞其心於名物象數之中未嘗一日躬行實踐而詡詡自以爲講學吾不知其所講者何學也試取孟子所謂本心良心者一體察焉有不茫

然思惕然懼者必非人矣楊龜山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烏乎
學爲人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學爲仁所以學爲人也烏乎學爲
仁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吾一
日之間自昧旦而起至寢息而止吾心發一念卽自加審察爲
理耶卽奮然直前爲欲耶卽毅然斷絕由是推之行事必求一
於理而無欲而心之理得矣心之理得而全乎其爲人矣此夫
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而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反是
則謂之放其良心反是則謂之失其本心放其良心失其本心
則孟子所謂近於禽獸而非人矣至於所行之是非則吾心自
有良知且餘力以學文亦旣知其大端矣其措注則必臨事而
後見其細微曲折則必行之而後知非事未至而揣度想像者
所能得之也卽如事親孩提知愛本心自具此良知常守此本

心良心卽大舜終身之慕矣其所以盡孝之道則戴記所云有深愛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以至於視無形聽無聲莫不本此深愛之心是故昏而愛親則必思定晨而愛親則必思省冬而愛親則必思溫夏而愛親則必思清推之事長事上使眾無不皆然豈有舍固有之良心而求之書冊求之講論以爲外鑠之學者哉若謂事上使眾天下國家之事繁重難知必須豫爲講習不知國家天下無異理也昔魯哀公問政孔子對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言不待問也一朝之興各有會典當官之職各有掌故時至事起虛心延訪實意推尋未有不能知者大學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如必豫爲講習是學養子而後嫁也至於常變經權其理皆一不過以此心權度之而已昔顧東橋疑經事可以理推變事非精義不能

恐須平時講解因舉舜不告而娶周公大義滅親二事爲問陽明先生答以舜周公亦止臨時以心度其輕重竝非平時預爲講習見古人有不告而娶大義滅親者而因而效法之也蓋心之爲用萬物皆備苟能治心無施不可中庸論治國平天下不過曰絜矩曾子答一貫不過曰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而仁不待外求矣伊川程子論學謂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考詳略採異同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吾身君子弗學若明道程子則明言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又曰存久自明何待窮索朱子教人乃云窮理以致其知固異於明道之說其爲格致補傳謂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

淨信堂集卷三十三
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夫卽物窮理豈非伊川所謂求之於外求之於末者乎以是爲竊取程子之意正恐程子不受蓋自大學補格致傳文而孔孟之學乃失傳矣雖然朱子晚年固已盡覺其悟余嘗輯朱子晚年全論三百七十餘條竝以尊德性求放心爲主而元明陋儒專取其中年未定之書用以取士明初附益之編爲大全科舉之學因陋就簡朱子全書未嘗寓目遂以講章訓詁之學爲足以師承朱子此亦朱子所不欲受也

心性說

羅整菴因伊川程子有吾儒本天釋氏本心之語遂爲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之說以排世之爲良知之學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張子謂心統性情者也心能兼性性不能外心若有見

於心豈無見於性乎心之所統五倫五常萬物皆備釋氏外人倫棄萬物豈能有見於心哉伊川蓋偶爲此言未及分析而後人遂誤解之也整菴又謂今人心學之說混於禪學其意亦指陽明其實亦非也心學肇自唐虞堯舜授受止曰人心道心未及所謂性其言雖出於古文尙書宋以來儒者未有非之者也大學言心而不及性亦未嘗謂之禪若謂盡心爲正學而明心爲禪學則朱子釋明德爲虛靈不昧豈非心乎又曰具眾理應萬事伊川謂性卽理也具眾理應萬事豈非心乎以心釋明德則明明德非明心乎此心旣明發之爲五常施之爲五事明於人倫察於庶物固非聖人不能也彼釋氏者遺棄人倫空諸萬有施之爲教不可以修身不可以齊家不可以治國平天下舉吾心所有者而悉昧之何明心之有使陽明之學而果如是謂